

最近的丁玲



俞士連編

長虹書局發行

4 0 8 3

目次

最近的丁玲·····	二一
長征中的丁玲·····	二一
和丁玲一齊在前線·····	二一
集體創作和丁玲·····	二一
丁玲女在前線·····	二一
丁玲領導的戰地服務團·····	二七
丁玲近作四篇·····	二七
文藝在西北新區·····	五〇
重逢·····	五五
游擊生活·····	八〇
七月的延安·····	八二



最近的丁玲

Earl H. Lea 作
明 森 摘 譯

T'ien ASIA (十月號)

今年春天，當我在延安府暫住時，丁玲女士常穿着中國紅軍的服裝，在院子裏的幽暗的燈光中，對我傾說他的生平，她的戀愛，她追求自由的文藝表現的苦鬥，以及她對於未來的希望。

「在聯合戰線之下，已沒有什麼衝突了，」她說。「我們不再記着什麼舊怨，因為一種新的精神已來到古老的中國，我們大家都抱着一個共同的目標，共同對付我們的公敵日本，我不願說什麼關於過去的含敵意的話；請你在述記時特別留意，不要讓人家以為我還記着舊恨才好。」

自從今年正月裏來到延安府以後，丁玲一直在為「聯合戰線運動」而寫作，教導工作。她已停止了鼓吹階級鬥爭的工作，她甚至拋棄了她那關於被壓迫的農工的貧窮與困苦的，銳利的現實主義寫作，將其全部才能用在宣傳工作上，使大眾覺悟必須立即動員全國人力與物力，才能把中華民族從「日本的侵略」下解放出來。

丁玲原是湖南的一個小紳士的女兒，她在當時的正統派小學裏受了初等教育，本來大概會平凡地度這一生的，但「五四運動」却煽起了丁玲與全國青年的愛國熱情與打破封建傳統及家庭束縛的渴望。

丁玲追求着更寬闊的天地。不久，陳獨秀等自由主義的領袖們在上海創辦了平民女子中學，其宗旨在破除舊的傳統而實驗社會活動，愛國工作，與正式學習等新理想。

這樣的一個學校，正是一個企圖離開外省的冷靜的死水池而投身于大都市的急流中的年青叛逆所十分合意的。當蔣冰之——這是丁玲的真姓名——決意要到上海去進學校的時候，她的家庭中立刻就發生了「內戰」。她的家屬都咆哮如雷地威脅她，只有她的母親英勇地爲她奮鬥，而且終於獲得了勝利。

得了母親之助，丁玲就到上海去進平民女子中學，在那裏住了兩年。她深深地受了兩個朋友的影響：這兩人就是王劍虹與王一知女士。她們都是頗溫和的無政府主義者，不過後者帶有社會主義的傾向，但這學校並不能滿足她們期望而且時常發生「小孩子的煩惱」。在失望與厭惡之餘，丁玲與王劍虹就到南京住了幾個月，取沉地續了許多革命的文學作品，並在她們周圍聚集了一羣新獲得自由同樣的少女。

不久她們的生活費發生了問題。王女士的父母雖很有錢，但不願資助她在各處亂跑。丁玲的母親也抱着同樣的意見，這兩個少女找不到什麼工作。她們試寫了一些東西，但又賣不掉。沒奈何，她們只好決定重新去進學校，以便在家庭的預算表中佔了一地位。

她們於一九二三年回到上海，進了上海大學的中國文學系，作了瞿秋白，鄧中夏等著名社會主義導師的學生。美麗的王女士變成了瞿秋白的愛人，而丁玲也與秋白的弟弟「非常好。」這時這位未來的中國女作家還只有十七歲，就受了愛神的惠顧。這使學校內外都發生了訛毀，但他們四人却自以為是閒話不能損傷的個人主義者。後來王劍虹因害肺病而死了，這戀愛事件也就此結束。王女士的生活與死亡，對於丁玲都有極大的影響，差不多在她的全部初期作品中，尤其是在「王女士的日記」與「韋護」中，丁玲都把她的好友的生平和死亡的場面，重造了一遍。

丁玲不願意再留在上海了，這時候，魯迅的大名正在革命史上掃蕩一切：丁玲就決意去進國立北京大學——中國文藝復興的搖籃——因為魯迅在那裏當教接，同時編輯着兩種「白話」的雜誌。

於一九二四年前往北京，但是却發見她還不能立刻進大學。她就住在西山一帶，被一羣熱情的年青文藝家與藝術學生圍繞着。她在那裏遇見了胡也頻——她後來的丈夫。這時候，她非常反對「布爾喬」的婚姻制度，她就遷到北京的一家公寓裏去，表面上說是「研究藝術」實際却是與胡也頻同居。在她的朋友們中間，有一個就是沈從文。

丁玲雖不能正式進國立北京大學，但魯迅却設法使她能進去聽課，她就在該校做了三年旁聽生。胡也頻在那時正抱着做「中國的雪萊」的大志，他與沈從文及丁玲一同從事寫作，甚至於還出版了一種雜誌，不過這雜誌不久就停辦了。

在魯迅的親切的扶助與指導之下，丁玲就在文學方面求發展了。她不再想靠賣文糊口，却轉而從事於大眾寫革命小說的嚴肅工作了。她寫成又撕毀了幾十篇小說，然後才把她第一篇嚴肅的小說交給了一位編輯。這篇小說發表後，中國的文學界就開始注意這位初出茅廬的作家的獨一無二的特質了。她變成了新月社的一個主要社員。由這篇小說得到的鼓勵，由她與新月社的關係所得到的知識上感興，以及魯迅的影響，使她受了極深刻的激勵，她就回到上海去，蟄居在一個小房間裏，專心從事寫作，前後的兩年之久。她創造了許多東西。她的第二篇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得到了極大的歡迎。在

後來連續發表的每一篇小說中，她在作風上與正在覺醒的中國精神的闡明上都顯示了更深刻更重要的發展。

最後，她的隱居之所終於被外界的生活，變愛，思想，與革命所侵入了。胡也頻從北平南下了。兩個月以後，沈從文也來了。他們三人同居在法租界的一條靜僻衚衕裏，不管這三角戀愛事件在全國的引起的詆毀。有時候，有於妬嫉，經海困難，或政見不同，他們會猛烈地爭吵，但就全體而言，他們這時期的生活是忙碌而快樂的。他們寫作詩和小說，並繪插圖，而且竟出版了三種雜誌，但她們都失敗或被禁止了。

經濟上的困難始終不斷地追逐他們。胡也頻在濟南得到了一個教員的位置，但他很不滿意，所以不久就回到上海來，投身于革命工作中。沈從文似乎並不為他的兩個朋友的熱情所感動，他的影響並使丁玲也留在革命運動的後方。可是胡也頻與丁玲終於做了「左翼作家聯盟」的正式會員——這團體包含着五十多個著名的左翼作家，他們在中國的近代文學與政治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當局開始了「肅清文化匪徒」的工作，「左翼聯盟」中有二十多個會員喪失了生命，一九三一年二月間那她二十三歲的丈夫也結束了他前途大有希望的生命旅途。

於是丁玲揮去了沈從文的中庸的影響，投身于反對當時的當局的戰鬥中——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間共產黨宣佈與國民黨取聯合戰綫政策的時侯。

「左翼作家聯盟」並沒有因她的幾個領袖被殺而停止工作，它經過一下改組，就開始出版一種雜誌——「北斗」。雖是非常危險的事，丁玲却擔任了總編輯的職務，在這火綫上足支持了一年，直到一九三二年五月間當局派大批警察來到處搜捕編輯人員與那些主要作家的時侯。

丁玲逃走了。在隱藏期間，她仍舊不斷地向出版界方面送出熱烈的稿件來，除此以外，這時她又忙着奔走於工人，農民，和「被壓迫階層」之間，鼓吹改善工作條件並為她的短篇小說收集材料。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晚上當丁玲和兩個同志——丁休與潘梓年——正在上海崑山花園的一個宿舍的洋台上喝茶的時侯，打擊終於來了。一隊秘密警察，衝到他們的屋裏來，用手槍抵着這三個作家的胸膛，把他們逼到了一個角裏去。接着發生了一場爭執，丁休想趁此逃走，不料竟從洋台摔下來，跌死在街上。而丁玲與潘梓年就這樣被「綁」了去，以後約有一年之久毫無音訊。

他們備到了南京，就被關在一所老屋裏，嚴密地監禁着，絕對不許與外界來往。過了好幾個月這種困苦而寂寞的生活以後，潘終於承認了自己是一個黨員。但他却替丁玲洗刷得十分乾淨，所以當局就決定釋放她。她的母親被召到了南京來：丁玲在宣了誓以後，得在首都享受某種程度的自由。丁玲，她的母親，和她的孤兒，在官方的監視之下，安靜地過了好幾個月。

在這時期，據人們報告，她在南京「生活過得很快樂，」並且在寫作「有益的」小說。她的老朋友都深信她已「叛變」了。連魯迅至死都以爲她已經「叛變」——這便敬愛魯迅的丁玲十分難過。

但是丁玲並沒有拋棄或出賣她的同志們或她的主義。她抓住了第一個可以利用的機會，馬上逃到了北平，又從那裏逃到西安，暫時躲藏着，後來她找到進入蘇區的機會，就跑到那裏去，一直住到現在……

長征中的丁玲

徐 盈

十月裏，在西戰場上會到了丁玲，她們一羣五十餘人正在與奮地，着戰地服務工作，炸彈聲中，我們會作長談，她告訴我這一次長征中的一個片段——她們是怎樣地通過山西西部。

「那時候，」她說，「我們人數沒有這麼多，僅僅不過三十多個。」

從陝西來，過了黃河已經是十月一日了，他們計劃着雙十節能趕到了太原，在那裏要開一個盛大的宣傳會，可是一路上民衆對於她們歡迎的熱情，使她們不敢相信能夠依期達到目的地。

到平渡關，這是到山西的第一關卡，大家「離開了母親的懷抱，」開始意味着有點淒涼。當地的稅警對他們表示親愛，給他們找了一所廟作宿所，那些稅警說——

「半個月前，閻主任就有電報來通知地當局招待，我們不知道你們這時候來，很欠招待！」

山西是一個所謂實行好人政治的地方，大村小鎮都塗寫着「扶助好官紳好人，裝制

壞官紳壞人，」的標語，在李家，的一所初級小學的招牌旁，還有一塊「公道團本部」的牌子，在這裏，大家開始了工作：通信股的志們忙着調查當地情形，宣傳股的同志們去教小孩們唱抗日歌曲，一會兒，男女老幼都集中起來，他們於是便走到羣衆中去，開始了會談。大家談着河東河西，去年紅軍的東渡，「今年大家一齊打日本。都是兄弟了！」昔日的紅軍便是今日的路軍。

談話時，忽的來了一個爛眼的老頭子，他提了一籃子大紅棗又拿……隻碗來分發，團員不肯接受，丁玲主任也覺得沒權來接受老人家辛苦得來的東西。老頭子怒了，把棗子硬傾在他們身上，死命不肯要錢，他說：

「我要送給你們吃的，你們難得吃我的東西咧。」

到了屈峨鎮，走出鎮口時，有一個農民哭哭啼啼的在道旁，他是特地從老遠的地方到這裏來的，請求這羣人來替他伸冤。原因是他借了一位財主的錢，本利已然還清。財主却還給他一頓毒打，對於這，主任也是一樣的沒有辦法，只得給他一點安慰，讓他走去。大家都覺得，這樣的事情，天下皆是，不一定僅僅限於山西。雖然如此，老百姓對於服務團的人們，仍然好極，大家都像老隣居，晚間演劇，向他們借舊衣服穿，而他們

却非從箱子底把發了霉的新衣服拿來借給團員們。不可。

前路上來了烟塵，一匹怒馬奔馳過來。馬上有位雄偉的壯丁向大隊致敬，這是前面大軍縣的代表，跑來歡迎這長征的一羣。

到大軍，城外有一條城似的隊伍在作歡迎，大家聚會了三個鐘頭，然後列隊走向宿處去。這被歡迎戰地服務團的標語貼滿了全街。

天還沒黑下來，演劇的地方已然團團圍得水洩不通。開幕後，先奏了一個國民黨歌，一個國際歌，後由丁玲主任講話，搏得了全場的吼聲和掌聲，繼之，是各機關的歌辭，多是推崇和贊美，最後，由副主任奚如致答辭，精悍的身軀在羣衆前講完了話，又受了一次歡呼。

之後，戲劇開始，一直到十一點，觀衆絲毫不表示厭倦，而且幕閉了三次，羣衆們不肯散去。

第二天還是不能啓程，因為羣衆的熱情太可感。這一次加一個短劇名爲「王老爺」，內容是一個鄉下有錢人，由死命的頑固，轉變到抗日的道路上來，演完後，公道團的團部便借着觀衆的熱情緒，提示了關於捐款，徵債，及少年先鋒隊的參加中所發生的顯似

問題，要求羣衆應對此加以特別注意。

羣衆看到大隊要走時，又行來作挽留，並特別對於丁玲主任處表示：惜別。服務團是這樣對羣衆表示：「等我們打退了日本鬼子，再來和你們同樂」，幾次地重複說了，才有人零星散去。

在紅軍的會場裏有一特殊作風；便是台上和台下打成一片，維持會場空氣的也是雙方負責。台上空閒時，台上可以要求台下唱歌，台下的，也可以自由要求台下各個隊別和部門來唱，這作風，是可以使會場裏的空氣特別活潑。

從大寧往東，是經過修築的汽車路，現在正在動工，那裏有着千千萬萬有工人在做工，大家要求在那裏作一次宣傳，於是丁玲和奚如交換了一下意見之後，便在那裏作一度的演出。這裏，又受了熱烈的歡迎。離開了工人，又上路，夜來時趕到井口村，

六十里的平路趕到了黑龍關，更行進，便入山，滿山滿谷是各樣的落葉喬木，紅葉子，黃葉子斑斕燦爛，塗抹在蛤蟆皮狀的岩石地帶上。河身作了大路，大小不等的石頭子走得人人叫苦連天，時間不等人，雖然這樣趕路太原過「雙十」的計劃却早打消了。

到臨汾我第二天，作了一個「國慶」盛大的公演，大隊因有火車可坐，當夜便登上了

一節裝貨的空車，在寒風凜冽中，大家唱着叫着，一直到天快亮時，才行睡去。丁玲看着的團員們，一向是在微笑着。

近太原時，便遇到敵機七架在榆次投彈炸毀了彈藥車，慘狀可睹，這顯然已到火線了。的確，前線就在太原以北的二百四十里處。

十三日他們到了太原，在那裏他們逗留了一日很長的時間，主要的目的爲了「教育輕傷的士兵，」她們一羣輛流在各醫院值日，而丁玲主任却還不時地去探視被俘來的日兵，希望指示他們一條新路。

十月二十五於我從北部回來，正趕上丁玲一羣人要出發到東路去，他們的通信部份已到各地前方去，而歌詠等部份也擬今天走榆次，我送走了他們出發，便也向另一方面走去。

最近，因爲軍事的變化，使這一個隊伍久已失掉音訊，有個朋友新來，他說，她們一羣人，在前綫上吃了不少苦頭，現在結集在靈石縣，如何行過進，尙在計劃中。

和丁玲一齊在前線

靳明

××：

在忻縣和榆次發的信我已先後收到了。事情發展得真快，現在退駐到靈石。看形勢，由許還要退到後方來。我真生氣，有些戰是不應當打敗的，可是卻打得一塌糊塗，閻先生一向祇顧自己的西北實業公司，不要民衆，現在臨渴掘井，已經悔之晚矣，我們口裂唇破，跑厚了腳掌皮也很少益處。

我們這服務團裏的朋友都很切實認真，倒使人不會洩氣。他們大半是從陝北來的，真能吃苦，我跟他們一起生活，學會了不少生活的技能。煮飯，救護，抬東西，什麼都會做，胃的容量也增加了，×，我現在每次所吃的東西比以前增加了幾倍，有時一次可以吃七八窩窩頭，有時沒有東西吃，白白的餓一天。

穿得亂七八糟，你見了準會發笑。暑假穿的那雙白色高跟鞋，從天津流亡到煙台的時候就拋棄了。你所喜歡的那件紅色夾大衣，我相信以後沒有機會再穿，即使一兩年內可以收復北平，我們存在西郭的東西未曾被毀，可是我已不像往日那樣文弱，一定又粗

又肥了。

現在力氣大了，你準打不過我。以後可以隨我高興佔強，請你吃拳頭，給你滿意的吻。

丁玲和我很談得來，仍然和我們春假在延安遊歷時所見的一樣胖，軍衣也是以前那樣，祇是帽上的紅星改了。常常看見我寫信給你，教我順便代，向你問好，喜歡笑人，真不好意思，你這小鬼。

記得春天遊延安的情形嗎？此地沒有八寶飯，我們那時就說請客的，這諾言到什麼時候纔實踐呢？我餓死了，什麼都想吃，前天飛機在我們旁邊下蛋，彈片裹着爛泥，怪似奶油糖心的巧克力。

日裏沒有什麼活動。趕路，做事，大半在夜裏，冷死了。有次我差一點被擠到河中，去跌過許多交，腿都青了。沒有人憐惜撫摩。

哲，很努力，樣子比從神氣得多。大家對我們這二位從「貴族大學」裏出來的人，總不相信我們能這樣吃苦。

天津如果有信事，你暫存着，等我到一個比較可以長住的地方再寄來。好好寫信給

我母親，話得婉轉些。

你在自己園地裏多努力。萬不要跑來，你不合適在前方工作，更應當逃避自己的工作，的我不不是渴着望見你，在今日，我已不能太把你看做私有的了，同志。

你的明，十一月四日。



集體創作和丁玲

任天馬

(一)國內的和平運動統一成功了，陝西已經不再存留藥氣味。我在春假期中到陝北去旅行了一次，迢迢地離開文化城五千里路。

延安——膚施縣——在很高很深的山中踞着，城池是十分小巧美麗的，靠在延水的邊岸。一向被外面的人們想像為十分奇特的地方，我們所見的則祇是一個安靜平常的所在。丁玲在談到她近來生活時說得好：「在這裏還不是和在外面一樣的過活？我在那裏都過得來，倒不在乎什麼，不過，在這裏可以比在外面更自由些，更有趣些沒有什麼拘束。」

也許正是因為這裏一切都不受拘束，集體創作的「二萬五千里長征記」乃得寫就了它的初稿。這初稿的內容是從許許多多身經二萬五千里路程的征人們日記上採取來的。饑餓，戰爭，深水高山，正義，民族和着血淚交織，成功她的骨幹，再用艱難，愉快，努力，冒險，演繹成活潑動人的文字。像在呼號，像在泣訴，近代偉大的史實就洋溢在幾百萬字之中。

這集體創作的開始已經有一年多的歷史了。起初由參加長征的人自由用片段的文字敘述長征中的史實，在幾千篇短文中，選出幾百篇較佳的作品。由這幾百篇作品，加以淘汰，祇剩下了百餘篇。將這百餘篇佳作再按歷史的次序排列起來，乃集成成了一部長篇巨著。這長篇巨著，經過丁玲成仿吾等人加以刪裁後，始成爲現在正式的初稿。這初稿現在已經抄成二十四份，正在讓許多身經長征的人補充，並給富有文學修養的人修改（其中的一份已被帶到上海去了。）等到這二十四份初稿都修改完畢之後，再聚會討論，選擇最完善的一本作定稿，但是這定稿，仍預備要兼容另外二十三本中比較好的作品。

當我到達延安的時候，大家已忙着在修改這稿子。

在丁玲的桌上，也放着那樣寬約一尺，長約一尺半，厚約二寸的一份，似乎在和她書架上的海上述林，高爾基全集爭美。

這稿子外面包着綠紙的封面，裏面是用毛筆橫行抄寫的。在每行文字之間，和上下空餘的白紙上，已讓丁玲細細的寫上無數極小極小的字。據說，在另外的二十三本上，也同樣的改得糊塗滿紙了。

「什麼時候可以完成呢。」我在到延安的第二日問了玲。

「今年秋天可以完成，現在大家都在加速率的努力。」

「將來怎樣發行呢？」

「能在外面發行更好，有困難呢，我們自己來印。這部東西自然的有它的歷史價值，無論如何，它一定會深傳到全世界去的。」

「你對它的感想怎樣呢？」

「它會使我感動，也會使我慚愧。我對這些偉大的事跡驚奇，受它的感動。我覺得我沒有好好的多做一點事情，所以慚愧？從寫作的觀點上來說：我越看它越覺得自己生活經驗不夠，偉大的著作，決不是文人在紙上掉弄筆墨所可以成功的。」

我細細翻閱了這稿子一過，可是我沒有方法描摹它的內容和特處。

(二)在集體創作之外，我曾經盡我三天時間內的可能：探訪了玲的生活。

現在是快樂，康健，而且努力的，雖然延安的物質條件那是缺陷，生活是那樣苦。

去年秋天由西安過三原到陝西，先在軍隊中服務過很長的時間。今年二月到延安，以後就在延安沒有走。現在在延安師範中教着中國文學史。

臉是胖胖的，幾乎成一個圓形。身體也肥胖，所以一身灰布軍服要漲破似的圍在她身上。紅星的帽子壓在短髮上，兩個酒窩，時常在笑。

她的寓所中收拾得很整齊，臥房中祇有一只土坑，坑上放着引人注目的咖啡罐子。讀書的房中牆上掛着圖畫，書架上放着好些名作，在書角掛着有白色布幔，我揭布幕看，裏面放着兩口大棺材。

溫濤說這棺材是丁玲替自己準備的，因為她不久要自殺。可是丁玲却辯白沒的這回事，棺材是這屋子主人寄存的。

丁玲的孩子時常給她寫信。蔣麟麟——大兒子——現在已經有九歲了，形容很怪而且很聰明的，別人稱他為小科學家。麟麟的妹妹現在剛六歲半，在不久之前收到母親親自寄去的衣服。

丁玲除掉能寫而且會縫衣服。她替那矮小的木刻名家溫濤裁衣服，溫濤則燒廣東菜請丁玲。延安的一切工作人員薪水都是極低的。最高的領袖一月祇能拿十元。可是對文字的酬報却極高，一千字有五毛錢的稿費。上月丁玲寫了七千字，領着三塊半錢的稿費。

丁玲喜歡吃糖，也喜歡吃八寶飯，八寶飯可以在延安小館子裏吃，祇要她能領到很多的稿費。糖呢，在延安買是十分困難，她希望有朋友給她寄點去。



丁玲在前線

徐 盈

在晉北前線，我會見到丁玲，在那裏停留了一個相當的時間，並且作了幾次短短的談話。晉東戰局變化後，我便離開了西戰場，走向另一個方向去。

最近一個朋友告訴我，丁玲現在退駐到靈石縣。我憶起在作戰士的丁玲。

「作家丁玲，她的歷史已經誰都知道，用不着多說，去年秋天她由西安過三原到陝北，先在軍隊裏服務過很長的時間，今年二月到延安以後，就在延安沒有走，現在已組織戰地服務團到山西去服務了。她的臉是胖胖的，幾乎成一個圓形，身體也肥胖，所以一身灰布軍服要漲破似的細在她身上，紅星的帽子壓在頭髮上，兩個酒渦時常在笑！——錄自第八路軍第二十四頁，一九三六年版。」

十月的寒風捲來了西北的砂土，輕狂地灑在太原的古城頭。這古城為時時刻刻來騷擾的敵機弄得靜靜的沒有一點聲音，在新城門的一角下，有所破蔽的大宅子，宅門外，

還留着斑剝了的「成成中學」四字，人出人進，都是灰色的軍服。

一個小兵把我引進了那寬大的院中去，院子裏人們都在熱熱鬧鬧地吃着大碗的麵條，有間門口貼着壁報的房子裏，更起了「史詩」的歌聲：

「站在城

威風凜凜大將軍，

若問那是誰？

朱德毛澤東！

走進了歌聲對面的一所房屋內，裏面有着佔半間屋大的土炕，上面散亂地放着許多戰地服務團團員的被蓋，到了套間裏，那裏看到了丁玲，她正坐在牀邊上吃麵，桌上還有一盞鮮紅的辣椒。

丁玲看到了意外的來客，眼睛在放射出亮銳的光，她依然是穿着一身藍布棉軍服，微笑着和記者握手，她請記者和他們一起吃飯，——我自己便自動地在煤油箱改造的鐵桶裏，乘了一嗽口盂沒有油鹽蔬菜的白煮麵條。

我們在熱情的談話，辣椒吃到嘴裏也覺得熱熱的。丁玲有些瘦了，但精神很好，有一點最顯著的差異就是她的帽子上的紅星已經改爲青天白日的徽章，這象徵着國民黨和共產黨已經在緊緊地攜手在抗戰了。

丁玲皺着眉頭，爲不時的來人問她瑣事而煩心，「我不幹了，我還是寫文章去了，」她嘆息着說，自然，她是懂得的，她爲領導的服務團是給前線上的戰士以何等的刺激和興奮——從她到太原來，他們一羣是把日夜犧牲在傷兵醫院的工作裏，當我走到傷兵醫院時，我立即聽到了不少英勇弟兄們的謳歌和感戴！「我們都以爲我們今後沒有人來搭理了，誰曉得！」

這是一羣熱情的，年青的，戰鬥性的慰勞者，他們一律穿着藍布軍服棉襖褲，和他們的主任丁玲或副主任奚如完全沒有兩樣。他們分着總務，歌詠戲劇通信等部份，這是一個有嚴密組織的團體，每一細胞都是活潑潑地懷着希望獻身給工作，——他們的心慰貼着戰士們的心，歌聲把大羣融爲一體。

我問丁玲何故少有作品發表，她說，像這麼嘈雜的環境，實在也很難來下筆，雖然，她也在希望將來能爲環境逼迫着多寫一點東西。

談到二萬五千里的長征史——這部集體創作的整理，她說「早已經整理好了。」不過，爲了避免現在有不必要磨擦，所以暫緩發表，只抄寫了幾部，有一部，現存在上海。後來他們一些文化人在陝北的主要工作是整理「內戰史」的一部，因爲歷史的人物們都很忙，談話時間太少，所以距完成尚遠。

太原的四邊，是工業的區域，她們在工作之餘，時常到各處參觀，有一天，她約着記者一同去看東山的西北實業公司的煉鋼廠，這個廠用費六百萬，在中國的地位僅次於瀋陽的鐵工廠。——我們很感動地遙望着那頂天立地的大煙囪和溶鐵爐，可惜的是不到半個月，這裏便爲敵人攻陷，進逼太原城了。

「這裏的工人也是一點也沒有組織」當時她這樣和記者說，「當局只是一味地順延下去，如何會發生力量，其實，這些廠的工人就可以相當地休衛山西了，何況我們還有軍隊。……」

這次抗戰，我們工人實在沒有積極的行動，從北甯路起，任何淪陷的鐵路工人都不能向敵人作有組織的「不合作」，這是我們自己的疏忽和錯誤！我們「亡羊」於前，亟應「補牢」於後！

太原一向是陷在苦悶裏，青年們集聚得越來越多，大家紛紛請求加入丁玲主任的組織，決心葬身炮火亦不反悔，可是事實限制着這組織的擴大，後來，丁玲不敢再看這些「高興走來」而「失望回去」的青年們的苦臉。丁玲很爲了這件事發了些牢騷。

記者爲了戰地的巡行，不久，便開始走上火線，臨行時我們握別，丁玲說：

「這裏輕傷的傷兵太需要教育工作了，我怕大概一時還不能走，不過，我們不久會在火線上見面的，你先走一步吧！」

「前線上的工作和火線上的工作是一樣的！」我說完，告辭了，我便在黑暗中踏上西北天上有戰雲的烟火裏。……

過了半個月，我從北部回來時，又過太原，正逢到戰地服務團整裝待發，她們都在忙亂着，但丁玲却又以微笑和亮亮的眼睛歡迎她的友人，她雖在忙亂中依然和我談到訪問閻錫山將軍的談話，和她們對於托洛斯基派張××之打擊。軍事情況她雖然知道，但仍然決意到「娘子關去！」

她們一羣人，依然是在快樂和希望中過活，女人和男人同樣堅強，臉上總有笑，嘴裏總在唱，不只他們，第八路軍的各部份人都是這樣，這一天，飛機一共到了五次，她

們從來不曾躲避，作事的依然作事，唱歌的依然唱歌，我佩服她們的精神，我看到在艱苦中成長的那羣女青年的薔薇色臉頰，心想「敬祝這羣娘子軍早日踏上娘子關！」

戰事漸逼近，她們當天便不能如願的踏上娘子關，只能先到榆次去工作，人的職務，一霎時便分配好了，除通信部分的人外，今夜一律離太原！大隊是在主任指揮下出發，破蔽的大門口外已然樹起了一面猩紅的耀目的大隊旗在飄盪。

「丁玲，祝你勝利！」

都在搖着手，搖着手。

「勝利勝利！」

主任向大隊講話，大家喊口號，我們一些來賓祝賀，天黑了，大隊開始走出去，這時已然不怕飛機夜襲了，沒有星星，天上地下除了一些慘黃燈光外，沒有一點光亮。隊旗在燈下變為血漬玫瑰色！

爲了爭取未來的光明，他們，她們，一步步地踏着塵土走向黑暗中去。

丁玲領導的戰地服務團

董 澐

——由延安到太原——

女作家丁玲率領之戰地服務團，於十月十二日中午到達山西省垣。記者趨訪該團副主任吳奚如，據談該團特為服務前線所組織，參加團員三十餘人，隨行工友二十餘人，合一行六十餘人。該團設主任副主任各一人，下設工作委員會，其下并設秘書處及通訊（採訪編輯攝影等）宣傳（戲劇歌詠講演）二股。不日更將新添地方工作一股，專門負責組織地方民衆參加抗戰工作，并發有戰地刊物一種。查該團係上月二十二日由延安出發，徒步經延安過黃河至臨汾，方登車來省。沿途頗受各地民衆歡迎。聞在省稍留數日，即出發赴前線工作，丁玲女士並於十三日下午三時應戰地總動會之約，在山大禮堂講演。到會人數甚衆，丁將該團成立意義及來并經歷詳述一過，言詞頗為生動。下為該團實際情形：

大的營房院宇裏，層層密密圍了許多軍裝青年，他們每個人的臉上，都帶着歡笑的光彩閃耀。他們談笑着，議論着。在當中，一部份是裝束整齊，綁帶貼實地緊裹在腿上

，草鞋踏在腳底，各色包袱背在背上，紅光滿面的臉，說明着他們氣飽力足。一副出征英雄的偉姿，早把另一部份送行人們的人心，鼓動成高興與激昂，忘了世俗的離別悲哀。

七個馱着行李的小驢子在前頭一搖一擺的移着脚步，鮮紅的國旗在隊列前頭迎空招展。西北公學的同學列着隊，須先趕到路中。當太陽明明從山腰探出臉來的時候，靜穆的晨空中，被「歡送戰地服務團上前線」，「爭取抗戰的勝利」……的口號聲，雄壯的歌聲所充滿。這樣會直延展到×××，遼闊的草地上，映着排列的拖長着的人影，歌聲響到被太陽晒着的岩山上，飄到不倦地豁豁響着的延水上，天地也似乎在飛躍，跟着數百成千的喉顫，跟着數百成千跳蕩的心。風跟着人跑，刮着前邊的紅旗刷刷直叫。

送了一程又一程，戰團的隊伍停住了，向後轉喊着話，答謝了他們的歡送。在震響着天地底熱烈口號聲中，才結束了這個壯烈的場面。

我們唱着走着，過了川口不知不覺的便到了預定的宿營地——四十里鋪了。團員們卸了裝，馬上便分散到各窩洞里去調查當地情形，和向他們宣傳。這村莊是走到陝北的任何地帶都可到的，二十來家，安居樂業，但對日本鬼，他們無論婦孺，都表示深恨入

骨。有貧農會，會長也即是農民，穿着破爛布衣，戴舊草帽，由山里趕來為我們預備一切。和他暢談時事，滿口術語，真像一個大知識份子。

在地口中，我們知道這地方的民情也和別的落後鄉鄰一般，迷信很深，婦人纏足，徙我軍來後，漸漸的破除了。而且又辦了小學，有二十多人，佔全部兒童百分之六十以上，女生有三分之一，婦人參加識字班，過去殺養媳及賣婚現在減少了。以往收成不好，今年雨水多，加上地方當局對春耕的幫助和指導，闢荒不少，已經大大地得到改善了。

來二天宿甘谷驛時，我們找到了鄉長，我們和他談起來，他是一九三五年參加地方武裝，當過分隊長，他老婆也參加識字班，兒子參加少年隊。這里鄉政府是由鄉長，土地部，糧食部所組成。此外的組織還有貧農團，勞動互助社，識字班，婦女會，互濟會，救國會等。貧農團現有團員七十一人，分十班，團長書記各一人。地方文化自建蘇維埃後，已改進很多，文盲減少，廢除買賣婚姻，只需鄉政府許可，一人介紹便可登記。

夜間下了一夜雨，次日清晨仍然連綿不停，急於要走的心情，被雨絲絆住了。在這

編留中地從新決定我們的工作：上午通信股埋頭整理稿子，創作小調雜技，教歌下午就準備音樂會。一個原來非常漂亮的教堂，現在那台子已經倒塌了，但「無堅不克」是紅軍的作風，幾十個按了點相當洗禮的人，面對着這樣的問題，自然是迎刃而解了。嘿呀海呀的，泥土碼頭，木板，在幾十個年輕人的肩上，腕上，跳到破毀的台子上，馬上修理得整齊。

雨住了。但天還陰陰地。門口及門外的漫畫上，圍攏了黑壓壓的民衆。紅色的布幕，鮮明地掛在當中，誰們還拔來一叢叢的藍色雛菊，紅的深黃的野花，把了禮堂裝點得真是十分幽美，自然地飄出了一種莊嚴的空氣。在各團員的踴躍中。來賓們陸續到了，有帶齊着隊的警衛連保安隊，兒童團，他們和延安的一樣，保持着良好的紀律，依着前台主任的指揮，找到他們的適當地位坐下。零散的民衆們，便到處充塞着。開始了，只有在邊區才能有的盡情的熱情的歌聲，又轟然響起來。夾在當中的是由一個個親熱歡欣的臉所發出的歡呼聲，叫好聲。

因爲羣衆過于表示得歡欣與熱烈，我們在預定的節目之外，又加上了一個「打倒日本昇平舞」。從台上舞到人羣，再舞到院中。羣衆們仍舊鐵樣的不散。跟着又進行了演

露，又加上了一個羣衆劇。看看天色將晚了，成千的羣衆們，才依依的轉回他們有的是十來里冒雨而來的歸路。

晚飯後，我們帶着白天留下的興奮，又席地坐下，靜靜地來開我們的演講會。題目爲「怎樣爭取抗戰的勝利？」假設對象是一個極大的市民大會，由每班推二人爲演講員，正副主任和天虛同志担任評判，結果非常好，各團員均能充分的發揮意見。（正主任是丁玲女士）

甘谷驛的兩天駐留，使大家又怨恨又焦急。早晨不待值星班長的哨音，大家就由被水泥地上翻身起來，但因爲有幾個同學身體不舒服，主任決定只走三十里宿營。——因如過三十里是一上一下四十里的大山——大家心中有些悒鬱。

歡歌着出了東城，張發組的同志在岩石上和墓碑上橫掃直劃的塗着斗大字的標語，這樣不知不覺來到黑家舖。在行李搬到宿營處後，各處散播着不夠勁的埋怨空氣，但因爲是決定來的，各人在一陣埋怨後，又興奮起來進行今天的工作。

命令像陣風，很快的，由各班長傳來：「今晚吃飯後再行，再趕到延長。」大夥兒，躍起來，一陣熱烈的呼叫着；「擁護新計劃！」

在沒有吃飯前，各團員仍去和民衆談話，教小學生唱歌幾十分鐘，小孩子們便學會了幾個小調，得意而悅悅快的唱着。

快一點鐘了，離開黑家舖，走不上幾里便是高山，這是我們出發以來等一座安排着要翻的山。我們的隊伍。本來是很有次序的走着，讓迎面來的一羣隆背駱駝一衝，過慣山地生活的便趁機大顯身手，直衝向前，素來嬌嫩些的便落了隊，以至連雜務人員還不到六十人的隊伍，拖長到七八里。幾次地叫喊停住，前面的只是像無羈的野馬似的往前直衝，直到把山翻完了，才衝到山腳坐下等待，等了半點來鐘，後面才絡續來着騾子。主任趕來，大發脾氣，說這樣是不行的。如果中途發生意外，怎能顧及。副主人也說，我們反對這種脫離羣衆的先鋒主義。於是前頭趕過的同學，才在微笑中點頭默認了這種錯誤。

二 在延長前後

途途是以唱歌來加足馬力的，一個衝鋒上了二十里下了二十里的山，不久即完成這種任務。當遠遠的燈塔落入我們眼裏時，各同志由疲倦裏把自己清醒過來。

進了城，山街上穿過，響亮的嗓子唱起歌來了，大街上的居民都跑出門來看這夥有

的戴着眼鏡，有的拿着洋琴的怪兵。

宿處是師範學校，故區四老之一的徐特立老先生，鶴髮童顏，神彩不改當日的來招呼我們帶着我們找房子，指導勤務打掃，殷殷的用不大關風的口語和我們談講着。

次日的街頭張滿了城隍廟演劇佈告，但我們由經驗中曉得，幾張佈告生不出多少力量，又把我們號召羣衆的寶貝——打倒日本昇平舞拿出來了，這原來是羣衆的東西，羣衆一個一個着魔似的，跟着我們到了城隍廟把一塊戲台上的空地塞得水洩不通。

第一個節目「相聲」，末了以一套西洋鏡來結束。一組看杯底，一個唱，什麼老婆送丈夫上戰場啦！台下看着，因為他們演的神氣逼真，就好像有真實情景似的，臉孔的肌肉跟着他們的聲調表情而顫動。最後是唱大鼓，琴師抽着香烟，彈着琴，兩個姑娘在唱，突然琴師手法亂了，跟着倒了，跟着羣衆騷動了。但是知道琴師吃了漢奸放毒的香烟，大家又靜下來，聽台上的人演說。有的抵嚮，有的痛哭，有的叫打死漢奸，最後抬着中毒的人到街上遊行，喚起同胞們小心漢奸。大家在街上叫喊的非常熱烈，我們的門口來了大小老少們，問中毒人的情形，直達傍晚了，還有人不斷的來問。其中最使人感動的是幾位當地的醫生，怕我們自己的醫生不高明，要親目來看。——一直地，我們沒

有公開的說出，這是自己準備好的一個羣衆劇。

延長這地方是世界有名的石油產地，這一帶的石油，可供世界百年之用。有一個石油廠創辦於光緒年間，至今約三十餘年歷史，中間曾經外人主持。民國後收歸國營，最多時每日可收油萬多磅，但後來日漸枯竭。廿四年南京中央撥款開鑿數十所井，亦無所出，至今所出更少，乃技術關係也。

政治上，延長是「統一戰線區」，與延安同樣，爲南京中央所管轄，但其所派縣長，在行政上並無多大權力，祇能與延區政府商議措置，以後將由延區政府統一管轄。民衆武裝力量，大過軍隊七八倍，「縣蘇」所轄各區抗日自衛軍有一千三百多名，不久前破獲一個漢奸機關，是一家書舖，捕獲漢奸四個，是山西日本特務機關派來調查此地工作的。

因一天公演，次日出發時，商會，師校送來了許多慰勞品。團員們第一次享受憐勞，分外高興，在熱烈悲壯的歡迎送聲中，我們和延長，和延長親愛的民衆，同學，同志分別。徐特立老同志，掛着淚又帶着笑容地，特別送我們不少路。依然由延水伴着我們跑。延的潺潺的流動聲和我們的歌台着拍子，一走到張家灘宿下營來，各人跑到山澗中

去洗澡，滌除幾日來的污垢和勞累。次日，天方明，如往日一樣的整裝出發，所經過的地方，人家很少，沿途都是種植着米籽和棗子。有時碰到熱情的老農夫，摘了許多紅大的紅棗到路口送給我們。

我們有時走得倦了，便有同學或者是負責音樂組責的李同志引導唱歌。唱厭了，便是講戰事。

本決定在一個地方宿營，因為是山路，太陽太烈，大家在今天特別感到疲累，但是事與願違。地方太少，不够住，還要走五里。

前行五里到石佛邨：同志們疲累跟着太陽往西天去了。繼着又打起一副旺盛精神，進行起宣傳工作來。有的同志打聽能得今兒這里開村代表大會，到會一百多人，我們應該演點戲。當下徵求了幾位負責的，和擔任角色的同志。當然他們是祇有在不倦的工作中去找悅快的，一口答應了。於是，馬王廟前的幾十個民衆，又為我們的歌詠和戲劇支配了他們幾小時的意識。散會時，天已晚，老百姓不肯散，我們告訴了今天才只吃過一頓飯。離開塢子，他們還用了激動了的眼淚送我們。

由延安出發後，特別是到了延長，人人的心中都浮出一個鮮明的願望，早日與這延

水告別，與雄偉的黃河見面。不單爲着真黃河的氣勢雄偉，此外還有別的讓我們潛放在心里的史蹟。去年今日黃河的往事，幾百年黃河的往事。

由延長出發到黃河有百多里，而這百多里路程，已在我們的脚下縮短着。我們仍舊在山間小道上，蜿蜒而行，翻過幾個山又到最高峯頂了，那一種征服強敵的痛快心情，重複在各人心中，都覺得輕鬆起來，雲氣像一通河流，飄在我們面前的山島間，增添着高山異景的光輝。

雖因走錯了迷失了路，借着老百姓的指引，在起伏疊障的萬山重嶺中，找到我們的公路。不覺間到了宿營地摩洛屏。但地方太小，煮了一炊南瓜吃後，又繼續前行，不多會，看見田山尖間透出一條廢色的大水，問了鄉民，說就是黃河了。大家的心似乎較平靜些，歡叫聲是用着一種達到目的的情緒，轉幾個灣，下幾個坡，也就到古渡店，以各人的豪氣說，今天是「不到黃河心不死的」，但在休息吃南瓜把時間耽擱久了，過不了河，便在此間宿營。到這時，大家好像這嫁前的處女，想馬上渡過黃河，但又想多留一些時間。

三 飛渡黃河

次日，走着下山路，很快地來到黃河邊岸。在東西兩面飛山陡岩間，怒吼着浩蕩的黃河，突破了崇山峻嶺的阻撓，雄壯地沖開了他的出路。兩岸山峯上，聳立着堅頑的堡壘。去年今日，幾個兄弟，隔河相對，今天是一與團結，共同抗日。面對着當前景物，每個人的腦里，都起着悠久的長思。

我們到了涼樹岩，就派人到山上連絡岸交涉船隻，當即派了船夫下山。河水在這兒是急流，猛勇的向前飛流，說是我們的船要山上邊渡的時候，各人的心中都感覺輕微的寒慄。我們分別渡河，眼看着浪頭把木船拋得高高，又一下低低地拖了下去。如是在水的奔怒聲中，夾雜着船班人們的驚叫聲，像騰雲駕霧那麼輕逸地，像射箭那麼飛快地。在船夫的奮力叫喊中，船只用了斜線的姿勢，在對岸邊較緩的迂迴處停住了。第一船的同志們才登了岸沿山道走去，如是又過了一船，人和行李是很容易過去了，成問題的七匹跟我這參加抗日工作的騾子。船夫對於他們的渡河，非常無把握，商量了許久，才答應試試看。但他們對於坐船過河，感到太奇異，死也不肯好好的跨上渡船。叫我們費了許多人力，才把他們一個個捉着腳請了進去。幸而他們還懂事，在河中時，一個個睜大着眼，看看怒奔的河水，也不驚跳。到對過，又由人一個個的把他們抬出來，說時

快，那時慢，僅僅這幾筆描寫，在那兒是足足兩個鐘頭。

「密雲遮星光，萬山亂縱橫！」

「黃河上渡過了民族英雄們！」

「摩擦擊掌勢氣高，我們的鐵紅軍……。」

人馬集合向平渡關進發時，對着沿海冷落無人的堡壘，前哨的我們用回國的心情，愉快地唱着過去紅軍東渡黃河的歌兒。

這是離開陝北的開始，我們心裏都有一種依戀之情。我們曾經在那自由空氣裏攝取了健康的營養，曾在他母親樣的溫懷裏受過熱烈的愛撫。

「再見了：我們精神上崇高的母親。讓我們在戰勝日寇的凱歌中，再復獻欣地躺在你們的懷抱裏吧……。」

當我們每個入不斷地回首望着河西的高山時，我們的眼睛，都閃着這樣的光波。

四 離開了母親的懷抱

四時到達平渡關。這是山西極東的一直道關卡，有少數警士，他們對我們也非常親愛，給我們找好了住處，那是一個毀壞了的舊廟改成的兵營。他們又告訴我們，關主任

在半月前就有電通知地方當局招待和保護我們，在這種精緻團結的感情裏，看見了我們民族光輝的前途。不但團主任和地方當局。待我們如一家人，老百姓也用熱烈親愛的態度來歡迎我們，他們用大巾片包了紅棗給我們，我們謝絕，他們發氣似的硬塞在我們懷裏。直到我們接受了，愉快的笑紋就飛快的爬上每個主人黧黑的臉上。

一路來團體的個人的，都有着些優點和缺點。爲着今天以後是「作客他鄉」，應該檢付一下了。決定新的方針，適應新的環境，於是開了一個全體大會，大家發表意見，到了晚鴉落巢，才去充塞飢餓的肚皮。

第二天（十月二日）離開平渡關，先出發的是交涉員和秘書。老百姓們還沒有起來，但也有二三十個跑到村口，送發我們出發。

一天崎嶇不平的山路，到李家塚雖然只是不遠，却走了三個鐘頭，依我們的步伐並不算緩。

山西是久已聞名的實行所謂好人政治的，鄉村小鎮都滿寫着要做好官好紳好人，制裁壞官壞紳壞人的標語。李家塚也如此，在一所初級小學旁，同時還有一塊「公道團」村團部的牌子。

我們通訊股的同志去調查當地的情形。男女老少來到我們休息處包圍起來，我們的同志馬上很活潑地去和他們攀談，老百姓們不待我們要求，便把茶担來。我們給他錢，他睜大着眼奇怪的說：「怎麼，吃點茶，也要給錢？」但經我們再三再四的說明，他只得委曲地承受。

我們和他們講着河東河西的情形，他們也和我講紅軍去年東渡的情形。有個閩長了解得較深刻些，他知道紅軍便是抗日的八路軍，現在全國一致打日本，都是一家兄弟了。正在這時，有一個爛了眼邊的老頭兒，提了一籃子棗子，拿了一個碗向我們分發。我們不肯接受，兩個人板住他的手，不讓他分，他就率性把籃子傾翻。我們雖覺沒權享受老人家辛苦得來的棗子，但看樣子，不接受是不行的，便向他說得了，將還剩半籃的棗子搶在手里，代他提回去人給他錢，他說：「我是送他們吃的，你們還難得吃我的東西哩！」

離開李家塚，小孩子圍着教歌的同志。年輕姑娘挽着我們河西故事的女同志，不肯放走。經我們再三說明不能耽誤時間，同時留下一個同志教他們歌子，讓他和後面驛一道走。他們才依依的把我們送到村外，還跟着轉過幾個山頭才回去。

走了好像六十里路那麼的四十里，我們由平渡關到了曲我鎮。大約因為地方區公所
在老百姓跟前擺慣架子，對我，非常不客氣，要我們自己找小店歇夜，不允我們演劇。
經了多方的說明，似乎曉得了一點我們不是像老百姓那樣單純的人，才改變了態度，答
應我們的要求。

當我們走到村口時，有一個農民站於道旁，請求替他伸冤。事情是他借一位財主的
錢，本息都已還，財主還逼他再要，乃至打他等等。我們向他說明我們的立場，要他由
地方解決，安撫了他些，對於這樣一個怯弱的人，要我們對他有幫助，那只是通信上發
表這段消息了。可是，在目前的中國，像這兒區公所，像這個老百姓不知有多少呢！

老百姓對我們真是好極了，起初是着澀地老遠離開看看我們，議論笑，經我們親愛
的招呼了他們，談話不久，馬上便像老街鄰那麼好了。晚間我仍演劇時，向他們借衣服
，他們一定要由箱子底下把不發霉的衣服拿來借給我們。

雖是一個小鎮還不待我們開幕，大人小孩們都聚集在區公所前來看劇，我們除複西
外，又演了林中的口哨，都是他們聞所未聞的東西，一直到十一時才散。

五 大甯羣衆舉起鐵拳

次晨，由大羣小堆的老百姓把我們車子圍住了。因為今天的目標是一個縣城——山西的縣城，大眾特別興奮，出手也比往時快。突然，在歌聲笑聲中，馬蹄響處，馳來一只白色怒馬，馬上騎着一個服飾整齊的警士，前哨步兵首先接觸，那隊上騎者突然滾下馬，與我們舉手為禮，說是來看我們的。我們便知道這是縣城派來的探報，來看我們走到那裏了。

隊伍在一個離縣城五里，對小鎮上被老百姓留住喝茶和演講，却不知大甯城外的民衆，學生和縣長們，爲了歡迎他們的抗敵同胞，立等了二個多鐘頭。我們唱着壯烈的呼聲，通過他獻敬禮的隊伍，到已準備好的宿營處去。在街上，紅綵的歡迎戰地服務團的標語貼滿了各街角和牆壁。

卸下裝，便爲公演忙。天還沒黑下來，三千多人把個會場里擠得水洩不通，開幕後，奏了一個國民黨黨歌。和一個國際歌，我們的丁主任講話後，由地方各機關負責人講話後，在許多贊美和期望的詞句中，他許有多寶貴的意見。戲劇雜技要開始時，羣衆更見奮興了。由演講直到游擊，他們都能保持最好的秩序。六時開始，一直到十一時，他們毫無倦意的鵠立在場子中不散。我們喊口號，他們也一致熱烈的興鐵拳，張大口，叫

着他們的情緒和期望。我們宣佈散會時，他們仍緊擠着不動，宣佈了三次，才依依的陸續散開。地方當局自己坦白的承認，過去他們是要開會演戲，從沒有這許多老百姓能召集起來。

爲着趕到太原過雙十節，我們決定次日離開大甯。但民衆對我們那極熱烈的情緒，地方當局的好意，要求我們再演一天，甚至提出我們從演時演到七時，我們就答應再來一次。

第二天便不能如期起身了，中飯後開始節目，一進行到薄暮時分始畢。也許爲着多住了一天，同羣衆的感情也就增加一天，各人對這最後時光的留戀，特別纏綿的表現在各個人不同的，但又一般樸實的臉孔上。我們團員幾次瞞着今天演完了，轉去吃晚飯吧。等我們打退日本鬼子，再來和你們同樂，才算有人零星地從邊緣起直到我們收拾東西回宿處時，還有不少跟在後面送我們一程。

吃過晚飯後，職盟代表和商會代表來了。帶了月餅紙烟葡萄等慰勞品，說是民衆自勸送來的。我們堅決說我們不能打擾地方，加重地方負擔。但代表們却似受委曲般的。一再說是民衆的熱忱。跟着縣長也來了，爭執至再，無奈也只好收下。當晚分散，由各

班領去開談話會，談話會中又順便檢討生活紀律問題等；也算不空化了慰勞品。

通信股在大甯調查的結果，我們也從簡的記點在這里。

大甯是個三等縣，因地處邊僻，各方面都顯得落後。近年又遭受着農村破產的影響，愈顯得不景氣。經濟上縣城裏只有五六十家店鋪。規模都不大。但商品各為國貨，從太原運來，近日因太原受敵機轟炸，為從臨汾購貨為多。農產以棉花為大宗，年產百萬斤左右，除自給外，多至津滬一帶銷售，每斤價由二十元至四十元不等。本年上半年竟漲至六十元，但目前新棉將上市，又落至二十餘元，尚無人過問，故一般農民均叫苦連天。民衆生活和別地方大致相同，城市多食麥麵，農民則多以雜糧充飢。

政治除縣政治外一樣地有公道團，犧盟之組織，自發的羣衆團體還沒有。三個團體，對抗日的主張都很接近，故磨擦較少。軍事上，始開始着人民自衛軍的組織，每門一分隊，約一排人。一鄉二中隊，約一連人。訓練實施還在計劃中。防空組織有防護團，基金保管委員會，負責人有職無俸，辦公費每月九元。基金保管委員會金基由政府勸募，私人樂捐，公安局武裝警士有五十餘名。

六 艱苦的夜行車

從大甯縣出來，是曾經修整過的汽車大路，因為日久不用，已然倒塌廢棄了，最近又因急於要通車，正在趕修。

走了四十里路，快到午城鎮。成千成百的人羣立在山頭上看我們，因為一途來都有人羣回繞在鄉口，或田畝間的農夫息下工作來看我們。對於這也就不會有第二個想頭了。可是人的確太多，這兒一堆，那兒一堆，跑過山來，也是沿道像螞蟻似的密集着。看見了新鮮的被挖過的整齊山岩，才曉得是修新汽車道的工人。

過了一條河，由前面午城鎮轉來了我們的尖兵同志，說那兒的村長，應許多民衆的要求。要我們在這裏留下來宣傳宣傳。

山上數千工人，民衆，這些火樣的熱情，馬上在我們的隊伍裏燃燒起來，經主任和副主任很短的幾句話的意見交換，決定暫住在此間停留下來，演兩個鐘頭的戲再說。

我們到一個馬店歇下來。馬店上的大院裏困住了成千的工人民衆，他們高興的顏色染滿了整個樸實的臉孔，和我們像老早就很熟悉一樣交談着。我們的團員打了一個快板，瞧他們各人都年青了一半似的跳躍着拍掌叫好。

很快的吃了飽，一切準備好了，便整隊到一所小學的戲台上，出演委員會和宣傳股

的同志大多在那兒把一個舊舞台佈置得相當了，我們的遊藝節目便順次一個一個的通過了下面的千多雙眼睛。

大部份工人因為工作之後來聽講着戲的，要求我們寫封信給他們的主管，讓他們來利用這難得的機會。但我們在行政上沒有這種可能，只好用抱歉來回答他們。

我們預定的節目還沒有完畢，匆匆的三個鐘頭過去了。日子已經日漸縮短，已然薄暮來臨。如果將劇目進行完畢，還有廿四里地的宿營地，勢必要舉行夜行軍了，但在二十里地中，要過十九條大河。這一帶的河，是過得相當有經驗的。河底上大大小小的石頭，不適合腳底往卜頭踏過，何況是夜間。

民衆，工人，全由塢子里走出來，停在路口歡送我們。因為時間太遲，我們使用急行軍來趕這二十里十幾條河的路程。因為河條太多，同志們起切是脫鞋脫襪，而過河又重新而穿起來走的，到後來為避免麻煩，大家都就這樣穿着鞋襪在水裏走，一部份同志，還遠遠的整着隊。一個多鐘點，我們就趕到了井口邨，然而村子已淹沒在黑幕裏，只望見微弱的燈光在內耀了。

老百姓們老遠地來迎接，公務人員在城邊，用這樣的儀式，我們被歡迎進了浦縣城

。圓大的歡迎標語，滿街招展，牆壁鄉頭也滿貼「八路軍是抗日先鋒」等標語。

縣長修路去了，我們無法和當局接頭，只受職盟會的特邀，到街上去參加了露天演講，直到晚間，才找到縣長——一位老於做官的人物，承他厚情也要我們演點戲，和老百姓見面開開心。

據說，這兒不遠有個馬武村，村長是貪賊旺法的傢伙，來往驛馬除有錢人的外，要抽過路捐，村公道團長出來主張公道，向縣團部請示，團部回答說是「不要多事」。又有一個叫天嘉鄉的，鄉長把上面派來的捐款不分給窮人，村公道團向之理論，反遭毒擊。像這樣的事，在我們沿途耳濡目睹（如修路工人的不給飯食，誘買等）層不出窮，難怪老百姓們總是愁面苦臉，見到我們便孩子似地快樂起來了。

七 聞風而來的行列

由蒲縣出發，一個十一歲的小孩，昨前天和她媽跟我們玩得很熟。一定要同我們走，哭哭泣泣，非常傷心。那顆天真的心，倒把我們三十多男女的心感動得怪不自然。

一天汽車平路非常好走，六十里散步似的很快便到了宿營黑龍關，次日由黑龍關出發，汽車山路，尤其有趣的是漫山逼谷，長滿了各種各樣的落葉喬木，通紅的不知名的

葉子，夾在焦綠和老蝦蟆色的葉叢中，增添無限秋色的幽美，同時也就減去了行者的疲累。因為我們隔絕長久了這景色的「欣賞的心」，又復被這環境喚醒了。

到大廟是三十里，不知不覺便完結。但由大廟出來便離開了汽車道，由山徑中竄出竄進，較為難走，在一個邨前進了午點，出發時更糟了。順河走，河是在冬令減了水量的樣子，河身暫做了大路，大小不平的石子走得人人叫苦，雖然三十里，到士門時大部份人累得像死蛇樣，軟軟的癱下了。但為應士門民衆的熱烈要求，應付了一個據說還是空前的晚會。

計劃是趕進臨汾城去過雙十節，抱着滿腔熱望過了汾河。二十里路的行程完結，誰也表現得十分高興，但却是寂寞地進了城，路上碰到許多中學生們，說並不曉得我們到此的，在報上老早看到，却又聽說另一條道去了。

我們自己找小店住了下半天。縣府及各機關才來回訪我們。然而，時間太促迫，我們希望的慶祝會無形停止了。

第二天一早，照我們宣傳股的決定到公共市場去舉行遊藝宣傳。到的觀衆，與其說是買菜去的，不如說是看劇去。宣傳回來，剛巧碰到臨汾中學的全體學生遊行示威，叫

打倒校長的口號。原來這校長素來常用武力壓迫學生，到了山西危亡旦夕的今天，他們不改故態，禁止學生活動，增加課程開除學生，因而發生了這場運動。

天陰陰地，冷風吹得滿鄉落葉亂跑。丁玲主任被各校聯合請去公演講，午飭後，便準備晚間的公演。

很大的一個荒場，全擠滿了人。大約三四千，真是潮水般一會湧到東，一會湧到西，的那麼激動着。縣長跑來講，說是昨天白天在路上遇到了丁玲，丁玲穿着草鞋，不能認識，所以不理會她。言下自己也很有些抱歉的意思，其實我們是不會計較這些的。

我是空着肚子來進行公演的。正在熱烈的進行着節目，突然接到報告，說今夜十二時開車，已留下兩個車廂給我們，我們不得不臨時減少節目，匆匆地回宿處，胡亂的收拾些東西，捲起鋪蓋便走。

（完）

文藝在西北新區

丁玲

在過去的十年中，中國曾有過兩個世界，一個是荒淫糜爛，一天天朝墮落滅亡的路上走去，另一個新的世界却在炮火的圍牆裏，慢慢的生長，慢慢的強壯了。新的制度，新的經濟建設，新的軍隊，一天天穩固，一天天的堅硬，而新的人格。偉大的個性的典型也產生出來了。這就是眩耀了同時代的地球上所有人類的蘇維埃紅軍的建設。這十年新的世界的出現，雖說振撼了世人的耳目，却不斷受着污蔑，造謠和極端的壓迫，所以一直到現在還保持着精神在一切人心中。固然慢慢的會更被了解，被贊助。因為在共產黨正確的領導之下他的真面目，頑強的爲着爭取民族解放拚死精神，是一天一天顯露了出來而走到廣大的社會羣中去了。

爲了緊張忙迫的環境和需要，在蘇維埃運動中，文藝的確是比較地落後的部門角落，雖說無處不在創作着偉大的文學題材。然而優秀的傑作，確不多見，這一事實常常促外來的新客感到驚詫。字林西報便發出過美中不足的驚嘆，然而說蘇區是沒有文藝，都是非常錯誤的！看來似乎是荒蕪的冷淡的陝北的山川，然四野却也雜亂的怒放看許多奇

范，作者個人只來這裏很短時期，又以未得窺瑞金與國爲憾，却頗根據此一二，說明這沒有發現的一角想來還有很多疏忽和不明之處，好在這企圖做一次最先的傳聲，諒該邀到在蘇區從事文藝的朋友的諒解的吧。

蘇區的文藝，到現在還沒有產生過如同阿Q那樣藝術成熟的作品，就是像子夜八月的鄉村……有着豐富新鮮，大的場面的描寫也找不出，然而却自有他的特點，如同蘇區的戲劇運動一樣，就是大衆化，普遍化，深入衆羣，雖不高聲，却爲大衆所喜。這個表現在紅軍部隊裏各種報紙以及牆上的，如紅星戰士火線抗戰……這裏都擠滿着很多的有趣味的短篇和詩歌，使用了文學上描寫的手法。畫出了紅軍部隊活生生的生活。這些小報有的是油印，有的是鉛印，但不管是紅軍首長的擡子上，電話機旁，或是戰鬥員的口袋中，都看得到他們是正被愛着，而沒有人捨得不去讀他。這些文章都是從那些從事於連隊政治工作和一些上火綫的各級指戰員寫來的，很少沒有錯，很少寫得清清楚楚，但因爲是真實的表現了自己，所以他們愛着這些紙張，如同那些寫得更幼稚的連上的牆報一樣。在連上大部分子戰鬥員甚至雜務員，雖不善拿筆，却不缺乏口齒，他們不倦的講着，請了會寫的人來幫忙。而第二天便有全連的人熱心的站在那被讀着他的作品了。不

僅紅軍部隊如此。在所有機關，所有羣行團體，如婦女會，工會，農會，工廠，學校等的小報及列甯室的牆報上，也一樣排列着各種不同生活的寫照。所以雖是印刷業不發達的蘇區，而文藝的花朵，縱是一些很小的野花也好，却是遍地的浮映着，如同海上的白鷗顯得親切而可愛。

創設了蘇維埃的人們，和那些從土地革命生長了出來的人們，具着新生的明朗的氣氛，在各種工作方面顯示了獨特的明快的作風。在文藝上也呈現出活潑，輕快，雄壯的優點，最能作證明的，便是流行着比全中國都豐富的歌調，不只採用了江西，福建，四川，陝西……八九省的民間歌謠的形式，放進了適合的新的內容，如送郎當紅軍，渡黃河歌，這都是一些不朽的佳作。而且創作了新的雄偉的第二次全蘇大會（堪比馬賽曲·國際歌）及武裝上前綫……這些歌曲跟着紅軍的隊伍，四方的散播着，永遠留在民間。

新的奇蹟似的事態，跟我又發生了，這便是記長征的二萬五千里，開始的時候，徵稿發出後，還不能有一點把握，在那憂心悄悄之中，却從東南西北，幾百里，一千里外，甚至從遠到沙漠的三邊，一些用臘光洋紙寫的，用粗紙寫的，紅紅綠綠的稿子，坐在

賊子背上遊覽塞北風光，飽嘗灰土，翻過無數大溝都皺了的，模糊了字的，都伸開四肢，躺到了編輯者的桌上，在這上面，一個兩個嬉開着嘴的臉湊攏了，顫動的指頭一頁一頁的翻開着，稿子集到一尺高，兩尺高，幾百個手在一些沒有桌子的地方，在小的油燈下寫滿了來的。於是編輯的人，失去了睡眠，日夜整理着：磨清着這樣出乎意外，寫的美好的文章。從出發前編起，一直到達陝西，鐵的洪流衝破了幾十萬血肉滲雜着猛烈砲火，鋼鐵做成的長城，同無法克服的殘酷的自然做了鬥爭，而且在不斷的轉戰下還要自己內部分歧的錯誤的意見做鬥爭。一段一段的多麼驚心動魄的場面。在一百幾十餘人中，產生了優秀的，洋溢着天才的作家有艾平，彭雪楓，莫休，一氓，定一……諸人。夜渡烏江，大渡河拍渡，婁山關前後，再估遊義，有聲有色的被描繪了出來三十萬字的巨著，經過徐夢秋同志努力編輯，已經完工了，想來不久就可同數千萬焦急的等待着的讀者見面。

於是文藝的興趣被提高了，文藝的書籍也在有人搶着閱讀，而且有了文藝協會的組織，在延安的會員就有幾百，油印的小刊物（純文藝的）總是供不應求，每日可以接到索閱的函件。作為選稿者的前方指戰員，或是小村落上的劇團的演員，擁擠的稿件，塞破

了編輯者的皮包，淋瀝滿目：想不到的一些材料都被使用着了。而大的整個的材料又正在有計劃之中被搜羅整理中。這難道還不是令人滿意的情況嗎？

這初初的蔓生的野花，自然還非常幼稚，不能嚙足高第博士之流的幻意，然而却實實在在是生長在大衆中，並且有着輝煌的前途是無疑的。一切景仰着蘇區的讀者們，等着吧！而從事於文藝的紅軍青年，努力吧！



重逢

丁玲

地點：一個剛被日本軍隊佔領後的小城

時間：抗戰中

人物：李白芝（女） 抗日軍中政治部地方工作人員，

張大山（男） 抗日軍中政治部地方工作人員，

王光仁 同上（以上三人均青年）

齊新 同上（三十餘歲）

（均着老百姓裝）

山本（日本人）日本軍第七十五團特務部長

張達明 二十五六歲，特務科中之情報秘長，（白芝之愛人，但已一年餘沒有見

面）

日本衛兵甲，乙，丙，

佈景：陋而簡之日本特科密室，爲普通內地旅舍之類，牆壁極陰暗，或一處懸黑布使室

中之空氣特別恐怖，上左後有一小門，門前斜置一舊板床，右前方一門，通走廊室中偏右方一點，置一方桌，桌上有一小洋燈。

開幕時

白芝靜睡床上，半分鐘後始起身環顧室中，在室中來回踱步作焦思狀，又趨至桌前望燭，拍桌，情怒不可忍耐。

白芝 我不能再留在這兒了，我要離開，我一定要逃走。（跑到小門邊輕輕的搖撼撫摸，失望的又走了回來。）

白芝 不，我是走不了的。好，就讓我留在這兒（咬牙）讓我殺他兩個人也好，殺兩個人來抵命吧。我，我可真完結了，我死，多死我一個人，打什麼緊，只是……他們，他們也許還在等我的回信。而且……該會有些警覺吧……（遠處有足聲傳來，白芝轉耳細聽，又趨至右門悄聽，足聲漸近，白回至室中打一圈，連聲自語鬼子來了，我不能忍受，我一看見日本人，我的心就發氣，好像要炸開似的。我可以咬牙，我要……來了，來了，鬼子來了！（白芝急走到桌邊裝着無事似的鎮靜的坐着。三衛兵，押張，王，齊，三人上，三人均帶錄，白芝瞠目視之，無語。衛甲走至白前。）

衛甲 爲什麼還不睡，支那姑娘，這床並不壞，是不是爲嫌冷靜呢？（做得笑）

（白極力忍受，瞠目注視室內的前方後，又昂頭怒視衛兵。）

衛乙 姑娘生氣了，別說了吧！

衛丙 走吧，山本部長馬上就要來了，要是聽見，又該倒霉了，走吧！走吧

衛乙 他是一個疑心多的人。

衛甲 等着，不準動！死囚！支那豬！

（那三人做不屑狀，出去時累用目回視，台上稍靜後，白芝急躍至三人前，熱淚迸流，用力握住王齊眼望張含淚。）

白 想不到我們還會再見！我以爲這世不能看見你們了，誰知你們也到了這裏，只是太壞了，所以這見面也是我最不願意的！唉，你們怎麼也被他們弄來了？外面的情形到底怎樣了？快點告訴我一些吧！

張 外面的情形，真是不大好，他們殺人放火，姦淫擄搶不講他，光說我們被捕的人也實在不少，羅一龍劉小妹李大個子都……全被捕了！

王 商會那條街，小學校的濟灘北裏，都推滿了屍首，血腥臭充滿了一城，真是不能看

，也不忍着！

（白芝以手擦目，露極難過極憤恨之狀）

齊 白芝你到底什麼時候被捉進來的？我們已經算是一整天了，啊，你還有運氣沒有……還有許多比你後來的人都犧牲了！這個事……爲什麼呢？

（白芝一下就鬆開了手，不安地又走動起來。）

難道你不相信我，你懷疑我麼，齊同志！

王 不，白芝你莫多心他，我們都絕對的相信你，譬如我們屋子被搜查，我們就不會疑心是你說的，雖說我們都決定你是被捕了。

張 是的，我們從來就沒有懷疑過你，我們總以爲你一定也像劉小妹她們一樣。不過我們實在忙的很，找不出時間爲這事難過，却是真的，但是我們的心裏總不舒服，好像有什麼壓着似的。

白 唉！我是願意死的，我不怕，但他們都不來殺我。我也準備了挨打受刑，我一定連一聲也不哼，但他們又不來，我可以咬他們幾口，那個山本是來過的，他是真機警，就不讓我近他。那樣子我真恨他，他們把我們關在這裏一天，又快一夜了，我就

疑心，我已呆在這兒有十年了，我覺得我的血，要在脈管裏奔湧，也許甚麼時候就會爆炸開來的，我的心在腔子裏亂跳，也許一下就會停止也說不定的。（齊坐在桌邊弄洋燭沉思，張王也拖着腳鐐走到桌邊坐下，白芝無奈的，也立擺去，面朝外）

齊 那個什麼王八蛋的山本就要來了，時間也沒有好多了，（視門）讓我們商量吧，他帶我們來，無非還想從我們三人裏得點材料去。我們絕不會有一點希望的，我們絕不可上當，而他對待白芝呢，就有點不同，……白芝他們知道你的底細麼？

白 不大知道，我說是中學生。

齊 那末，你要堅持着，不要叫他看出我們的關係來。大山光仁我們絕對沒有希望的，也許等不到太陽再出來，我們就離開着人世了，可是白芝却……

白 你說什麼，爲了那一椿，你要平白地侮辱我？難道白芝是那樣無恥，甘心做亡國奴的人麼？你太看輕了我！

（說話時：露出萬分憤激）

張 （對齊）白芝不是那樣的人，你不可以這種樣子說，（對白）白芝讓我們一塊兒勇敢的死吧，你是好的範，我到死也相信你敬重你，你是我的好同志。

(白芝用感激之色視張握張手。)

王 (對齊) 你不要這樣說了。這時候還說這些做什麼？

(對白) 白芝你也不必多心，我們活著，就做工作，我們死，也不常，你看，自從蘆溝橋事件以來。北方與南方死了多多少少，死些人是沒有辦法的，只要保住國家不亡。

齊 「這時還說這些做什麼！」就是因為到了這時候，才不能不來談一下呢！(注視白芝有笑意) 我說你也許還有一點希望，並不是如同你想的那樣，說你現在是靠不住，我的意思！第一是，因為你漂亮，第二，你也可以被利用，替他們做點事，你們不曉得麼？日本人專喜歡弄這個玩藝，什麼玩藝，就是所謂「桃色間諜」。該死！虧你想到，我不能做。

(氣走到台前後床邊)

王 這是可能的，可能的！不過白芝不是這種人，她，她，末肯呢？

白芝可以做的，我們一定要她作。既然你可以活動，那末，要對找死幹什麼？白芝！我們決定了，不准你死。只要你假投降，你怎麼樣？

(白芝又衝到他面前)

白 你瘋了，你簡直瘋了，你想你說些什麼話？要我投降，替日本人先做間諜，做偵探，幫助他們做滅亡中國的事，我能嗎？我的那末沒有良心嗎，你看瘋了！你能說出那樣的話，你這個懦夫，一嚇就嚇到這樣顛頭倒倒！告訴你，白芝可以死一百次，也不會投降的！投降，給日本帝國主義做漢奸，做賣國賊，做狗去嗎？

(齊拖白芝至身邊，親熱的，憐憫的撫她。)

齊 我統統了解，我懂得你不過我們應該找機會活着，因為活着總可以替中國替人類做一點事，個人暫時受委曲，受一點罪，有什麼要緊呢？白芝你是好孩子，你聰明堅決，勇敢，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白芝無語露躊躇深思狀。)

呀！是不是你要白芝假投降？

(台上均小心的注視門口)

我認爲這意見……白芝你可以這樣做。

張 怕她做不了。(聽音軟而猶疑望白芝。)

山本 問這起狗，要活還是要死？要死呢容易，要活也容易。喊他說出幾個機關來，說隊伍往那兒走了多少人，多少槍，城裏有多少埋伏，……問呀！

衛甲 說呀！說呀！招來，不招替你！

（山本忽視白芝走到白前）

山本 姑娘！有人告訴我，這起人你那認識的，那末，現在我想請教你。這些反日分子是什麼東西，這些搗蛋破壞我們大日本的。（半響，白始勉強答應。）

白 我不懂，我不認識什麼是反日分子。

山本 你不懂，哼，好，讓我們以後再說吧？不過他們又告訴，說你今天現在還沒傷呢！（轉臉向衛兵）來！你們這羣詳死的東西，也不替我招待招待。（又轉臉向白）請原諒，原諒他們，我也得請你原諒，我實在太忙了。（哈欠）

（山本退至桌邊坐下，將腿蹠在其他凳上，從口袋掏出烟來抽。）

山本 不說，哼，打算我不清楚，我在山本的面前，就不必玩什麼花樣。（故意生目示意，望白芝）你也許該打聽打聽，我山本不大不小也有一點名氣的呢？我這人喜歡的是痛快坦白，只要你們老老實實的告訴我，我要答應你們自由，就不會難，

要是你們還願意留在我這裏，那末，七八十元一月的薪水也容易的很，有破獲這額外有賞。

（三人無語，山本走到三人面前）

山本 不說好的很。哼，你們這起不受抬舉的東西。

（山本沈吟一刻在台上來回走兩趟注視三人忽然大聲呼叱。）

山本 死囚！豬！難道你們還想做別的夢嗎？說呀！把這些暗號統統說出來。（從口袋中掏出一捲紙，在三人面前揚着，又按在自己的眼前）什高〔察哈爾〕什麼〔熱河〕什高〔甘肅〕……不對，統統不對，這些數目字又是什麼意思呢？——他媽的……（對衛甲）把這個拿去，交馬科長要他即速就翻來！（將紙擲給衛甲甲拾起出去）哼好的很，你們是有本領的，是角色，到了我這裏還硬！（齊看見只有一個衛兵了，以目示意，同時張猛向山本撲去。）

齊 捉住他，打死他，同志們，快來！

張王 打死這隻凶狠，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二人亦去打山本）

（三人一齊捉住，山本衛兵乙跑來混戰，白芝起站在旁邊；露驚慌狀。……）

着……，想動手又怕，而且怕山本看出她來。山本從腰中掏出日本小刀，欲刺齊，被張大山一拳打去，刀落在一邊，但大山爲鏢所絆也倒了。欲拾刀但衛兵乙一脚踢來，張暈倒了，門開，衛兵甲丙同上，齊奔三人，一陣亂打，三人皆就逮。山本得救，狂亂的叫。）

山本 反叛，該死狗，拖出去，活活的治死他們，快些帶走，（三兵連聲答應是亂拖三人下，山本怒氣冲天，亦下。白芝無意識的在無人的舞台上，亦追至開邊）

白 呵呀！……你們……

（外邊傳來抽打之聲）

聲 打呀！用力的抽！（白錯亂的又走回來）

白 啊呀……

（被地下小刀絆，倒地，注視地下，見刃，驚疑，拾刀悄聲的：）

白 這是什麼刀，一把小刀，這個從什麼地方來的？真鋒利呀！太好了，這於我異太好了！

（外面傳來更大的抽打和呼聲及喘息聲。）

白 我一定要報仇的，替你們，替……山本，山本還能逃脫我白芝的手？（白芝直衝至門口，欲衝出去，但門已被扣緊，白芝回至小門邊，亦不得。於是無主的立在室中。這時外邊忽然聽到大聲的喊：「描準！」槍拚然三響，白芝憤極，但極力支持。）

白 齊同志，張……你們……啊，我要幹你們的，我一定要一個留在這裏，我要設法，我做……我安試，試，我可以的。白芝只要有勇氣，拿山力量來吧！來担負這艱難的工作吧！你是不會投降的，但現在却不能不投降一次了！

（由外面傳來足音白急藏好小刀，奔至床上躺着。山本抽着烟進來）
山本 哼！到我這裏還兇，這些不怕死的匪徒！

（白坐起稍現山本故做女嬌聲）
白 啊呀！

（山本不答，回頭看看）

白 幾乎把我駭死了！

山本 真的嗎，姑娘？你看，你們這些人，再看看我們大日本這是誰兇誰不講理？本來

我還預備讓他們多活兩天，他們自己都不願意等。這些人真蠢，哈……姑娘，你可別糊塗，你年紀青，你漂亮，……支那人在我這裏的也就不少，慢慢的就可以攢得了。我們大日本帝國對於那馴順的支那人民是寬容的，姑娘，你是明白人，在我面前還有什麼隱瞞吧，聽說你同這些人有些糾葛是嗎？

白 長官，求你莫冤枉好人，看天夕的面上，饒了我吧！我是暴貞女校的學生，天主堂裏洋人辦的。我會祈禱（跪下，）主啊，我將聽你的命令，忍受一切，求你賜給我力量，幫助我，我將爲世上一切兇暴和罪惡贖罪，主啊我永遠是你的，我永遠歸服於你，……（站起）長官，我……你不目道，當你們還沒有進城的時候，學校裏的人都逃空了，我的家住鄉下，也不能回去只好找一個親戚，誰知他也走了，可不知道逃到什麼地方去了，可憐我又一個人走回來，那個曉得你們就進了城。長官，求你饒了我吧，我家裏還有一個媽。啊啊天父呀，幫助我，讓我害怕，啊呀，我怕呀……長官！

山 （微笑）姑娘別害怕，我山本是人，好姑娘，你多大了？
白 十九歲。

山 結婚了沒有？

白 不知道，（故作媚態）

山（笑）不知道！……哈哈。姑娘，你那眼睛真美透了，支那人的眼睛都是這個樣子末？哈哈，姑娘，請你望我一望。

白 我不，（但故意投去一眼。）

山 哈哈……（大聲向外）來一個人！（又向白）姑娘，你真有趣極了。（衛兵甲下）
山 看看馬科長在不在請他來一次。

衛兵甲 是（下）

山 你的名字我忘了，請你再告訴我，好麼：

白 李白芝。

山「白芝」啊，多麼漂亮的名字！白芝姑娘，你不要急，大日本是最和愛的，不信，我請一個支那人同你談話，你就會明白的。支那人到這裏是享着同等的待遇的，白芝姑娘，你沒有到過日本吧！日本真好玩啊，那富士山那日比谷上野公園多麼美麗！姑娘要是你穿起大和服來，你就更出落得漂亮，秀麗，東京的舞女也沒有你那種風

彩。白芝姑娘，做大日本特務部長的太太，不會有什麼辱沒你的吧！（輕薄的撫弄她）

（白芝極力忍着，門口扣了三下。）

山 進來（馬達明土，白垂目）

馬 敬禮！部長有什麼吩咐？

（白聞聲視馬認出是她一年多未見面的愛人，駭急，苦痛萬分，手起，但極力掩飾着。轉過身去，不欲使馬看見。）

山 那些暗處查出來沒有？

馬 在查。

山 這裏有一個你們支那的姑娘，我想找你來和他談談！必讓他曉得大日本是怎樣的寬大和愛。

馬 是。（看白芝後影一眼）

（山本覺到台前，輕聲與馬自語，笑。）

馬 是……是……我明白……辦到就是……放心……在我身上。

山 好，我出去就來，姑娘，這位馬科長人很好，又是你們同國的人，你們談談吧，明天我再來看你。假如要什高東西，叫他們給你辦，你儘管安心吧！

(山本下，馬徘徊室中，時望白芝，白芝欲語又止者數次。)

馬 姑娘，你來到這兒不多時光吧？(搭訕的)

(白芝昂頭欲語，但又走往台後，)

馬 日本人我是清楚的！姑娘，人可以有理想，有希望，可是幻想却總是使人失望的！

(白芝卽至馬前昂首直立)

白 够了！科長！馬審視之後認出白(大驚)

馬 呵！……是你……

白 不敢當，你還識得我？

馬 呵！……白芝……(喜極欲擁抱，白跳開)

馬 呵！白芝(仍伸手，但已呈苦痛色。)

白 請你不用再叫我了，我只不過是一個俘虜，够不上同你說話，要殺請你下令就是了！

馬 白芝暫且不說這些話了吧！你什麼時候來的？想不到……

白 想不到，我也想不到竟在這兒碰着你！你是大日本的座上賓，我是階下囚，還有什麼話說？

馬 (稍等一下)自從你坐獄不久我就到這兒來了，我也沒有方法打聽你的消息，但我時時都懷念着你！呵！什麼時候你出來的，不是聽說要判五年徒刑的麼？(白芝爲柱事所動，不覺嘆了一聲。)

馬 請你相信我，告訴我一點吧！唉！這一年多看把我想死了！我常常想到我們最後那次見面，你剛剛被押進囚車，我呢？從紙烟舖出來，望着你，你鎮靜和勇敢，把你的臉顯的格外有光彩，但是我不能多看你，我又進舖子裏去了，可是那時候我的心……(白芝用手蒙臉，作愁苦狀。)

馬 白芝你到底是什麼時候出來的？

白 今年三月被釋放出來的。

(馬又走攏去)

馬 都不敢希望能再看見你了，誰知……你，又是什麼時候到這兒來的呢？聽說你同

這兒的軍隊還有一點關係，是麼？

（白芝本已稍靜，但一聽到問題的關係，於是又跳了起來。）

白 你打聽我麼？審問我嗎？我是不怕的拖出去打靶得了！你盡管去告訴你的主人，說個本地的中學生，是一個反日分子，而且老早就的，去，去邀功去！

（馬表示爲難，不知舉措，無可奈何的精神。）

馬 呵！原來你是這裏的一個中學生，而我呢！也剛從日本回來，一個留學生，哈……現在又碰在一塊！真不算不巧了！

白 （哈笑）太巧了！

馬 那麼，白芝我們就應該利用這個不容易得的機會呀！我就問你，你那末來的！

白 難道你作科長的人還不知道麼？總之，是抓來的就得了！

馬 那末這三個人……

白 這三個人……啊……（極難受的樣子。）

馬 是一塊兒的麼唉……我要早來一步也好點，你認識他們麼。

白 認識，爲什麼不認識？三個中國人，三個有良心的，有骨氣的，死在你們大日本帝

國的手裏了！我親眼看見的什麼科部長，科長，漢奸走狗，都跑來參加這個慘殺，天呀！我一定要替他們報仇的，今天就是你們這些走狗的末日了！

（手去摸刀，但馬一下就握住了她的手）

馬 不要亂說，小聲一點，說這些話有什麼用呢？

白 你怕，我不怕，你這胆小的東西，你這懦夫！

馬 好，我就是懦夫吧！白芝請你……

白 想不到一年多沒是看見你，你就變到這步用地啊！時間是這樣殘酷，要是過去不認識你，也好點，要是不相好也罷了，偏偏……啊

馬 白芝感情放深刻點理性一點，請你了解我！

白 了解你，我了解從前的達明是誠實的聰明的努力的，但，現，現在……

馬 現在是誠實的，而且永遠都是……

白 鬼話！你還想騙人還想騙我……

媽的這種無恥的東西，還是應該讓他早點死，我不聽你那些花言巧語，我恨你，比恨一切賣國賊都厲害，我要你死，我不准你活……

（白芝手想摸刀，但門忽開，衛甲上，白又藏刀。）

衛甲 馬科長，時間不早了！天都快亮了，部長吩咐過的，不用多吵擾姑娘，你該休息休息了！

馬 我知道，你去告訴部長，我還有很多話要談一談，那些關於暗號的事。

衛甲 是。（馬走至門前，將門關好）

馬 白芝求你不用這麼生氣了，安靜一點，讓我們商量商量吧！

白 沒有事好同你商量的。

馬 有，擺在眼前的全是要緊的事，我問你，請你本心的答應我，你到底打算怎末辦呢？

白 我麼？我沒有主意了，沒有你在這裏，我還有主意，你一來，簡直把我氣昏了！

馬 爲什呢？你是一個勇敢的女人，又是一個有理智的你不應該這樣！那末，白芝還是讓我們合夥永遠做同志好麼？

白 放屁！

馬 白芝我不會害你的！我永遠都愛你，我一定裏幫助你，尤其現在，你知道麼？那山

本他對你頗有一點野心呢！本來照事實，日本人對待一個中國的女人是無須來客氣的，不過山本却很看得起你，要我徵求你的意見。自然，他還有一個日本老婆的。

白 請不用講下去！

馬 白芝你以為我會幫他麼？你可以放心，我一定要救你出來，不過你無論如何得要答應幫我的忙，在我這裏作事。我現在是這裏情報科的科長。

白 哼！好一個情報科長，好一個無恥的科長，要我在這裏，替這種大日本帝國的奴才處作事！奴才，你別作夢了！

馬 有個時候——白芝——你不用固執了，我求你不用固執了，我求你，……慢慢的你就懂得！

白 看你這個樣子，啊！真氣死我了，我不能讓你再活在這個世界上了，你——！

（白急袖刀刺下，馬不備，倒地，白神經緊張，昏亂，呆視馬，馬宛轉地下，仰視白用平靜感激的目光，但稍含怨意）

馬 好！白芝你殺得好！來：拿去！（馬從胸中拔刀還白）只是白芝你不用後悔！你實在作錯了。

(白芝見刀駭極，不敢接倒退。)

馬 不用怕，攔來吧！你不是剛作了你要作的事麼？你不是正殺了一個你恨的人麼？但是，白芝你攔來讓我告訴你。

白 達明我做了！

馬 你殺了一個日本的情報科長是對的，但你還殺了一個你的同志。自然這錯誤是怪不得你的，怪時間使我們分離，自從你坐牢後我就被派到這裏來，我們各在每一個世界，再也不會互相知道，可是天讓我們在這裏又碰到，我滿想把你救出來，你又的確可以幫助我一些工作。我在這裏的幫手並不多，誰想到……(白芝猶疑的走到他面前)

白 難道你是這裏作偵探的嗎？

馬 難道我同你講的話，你就一點也不明白的麼？

白 那叫我那裏去明白，而且你……你講過些什麼……(想象狀)

馬 白芝這實在也不能怪你，環境是這樣，我的暗示只成爲白費了，不過，現在你該快樂些了，就是你的達明並沒有留給你恥辱，他是誠實的，永遠也是。他的心裏只有

兩東西，一個是祖國，一個是白芝……啊，我的白芝啊！我已經受傷了，也許不能同你一塊兒活下去了，你能……我要……你的手……

（白欲俯身，但仍猶疑懼怕。）

馬 你還不相信我，你的真心真硬啊！快來，解開這衣服吧！裏當口袋裏的地圖，秘密的文件還有報告，你拿去保存着莫丟了，很重要的。

白 （白解衣得物閱後瘋似的撲到他身邊撫他。）天啊！我做了什麼事了，我怎麼這樣迷糊，我真該死！達明達朋你為什麼不早說呢？（白撫着傷口，哭了。）

（馬伸手擁抱）

馬 不要難過，事已至此……

白 唉！我殺了我自己的愛人，我殺一位剛強有為的勇士漢！我毀壞了中華民族的神聖工作，只是，我死了又有什麼用？又補償得到什麼呢？

馬 白芝你完全明白了吧！你不再恨我了吧？白芝我要……吻我一下吧！

白 我恨我自己（兩人接吻）

（馬又將白推開）

馬 褲子袋裏，去拿，還有兩把鑰匙是開這小門的啊！我幾乎忘了……

（白掏出匙）

白 達明我更昏了，我也快死了吧！

馬 不，你不能死，重要的事情正等着你在完成呢！快從後門出去，還有道小門，出去後是小街，沒有哨兵的，轉一個灣，到廣元街三十八號敲四下門，趕快將東西交給一個老太太，說是符號記着莫忘了！

白 不能走，我不能丟棄了！達明你原諒我嗎？

馬 我原諒你。

白 你不會死麼？

馬 大半不會死。

白 我要你活着。

馬 我一定活着，白芝傷並不重。（白芝站起後又蹲下）

白 我不能走，我不忍離開你……

馬 不行……白芝拿出勇氣來，你是有的，沒有多的時間了，你走吧！你是中華的好

兒女，別了，再見，我親愛的，（門外已傳來足聲，馬示意要她快走，白荒急的站起，將刀在地上拾起，吻刀藏入懷中……）

刀呀！刀呀！……我只望靠你殺幾個漢奸……誰知却殺了自己人。

馬 快點！來了，看外邊已經有些亮光了。（白站起離馬）

白 達明我走了，你好好的保重自己，我祝福你，而且請你相信我，我這一生都將我最可愛的心情供給給你，愛你？

馬 好，好，快走，不，白芝希望能再見。（足聲已停門邊，白芝回顧數次後，始下決心。）

白 好！我走了！

馬 快走！（白芝在緊急叩門聲中，慢慢從小門裏走進去，時時回顧，作依依不捨之狀。）

馬 （向白揚手，又下垂撫病處。）啊！也好，我去休息了。人總是有今天的，……祝你好好的，啊痛！讓大夥兒踏過我的屍身衝向前進吧！

（頹然倒地，嘆氣。）

——幕急落——

遊擊生活

丁玲

××先生：你的三封掛號和兩封快信，我都絡繹收到了，壓得這麼久才復，心裏很過不去。但請你原諒，你知道現在我們所過的生活，是什麼生活？我們也許要變耗子了，晝伏夜出，在太陽下睡覺，黑暗裏工作，爲什麼？爲了避去敵機的注視。自××經××而至××，要翻過十七座山頭方可達到，這裏既爲公路，也沒有火車，甚至想找一匹馬都少發見，即使有，也總是讓部隊儘先提用了要緊，所以我們只好沒命地趕。因爲不能和隊伍離開得過遠。

我想你聽了我的話，也許會驚訝，怎麼！這湖南小姐（是你在薩坡賽路時對我的稱呼）會變得如此強硬了？但是你要曉得，在本質上，湖南的女人原比江浙的姑娘要結實，何況我的任務以及我所到的地方，都不是軟弱的人所聽抵當。我的起居飲食，生活習慣，自然也一洗從前的模樣了。我在已穿上士兵的衣服，跟他們一樣地可以在壕溝裏，伏上三兩夜；不刷牙齒；不洗臉；而且你還想不到的是我還能赤足爬山。

在廣施出發的時候，我們這一隊中有四十七個女人，其中遼甯人佔四分之一，川粵

浙的居二，其餘則各地皆有。不過却沒有蘇州和你們甯波的。上海倒有四個。但等至X時，幾已增至一倍有餘。且有許多都是結辯裏足的，真難得。然而也非偶然，要不經過我們年年的宣傳，這班女人無論如何不會勳起來。現在見我們開拔了，所過之處，不但箴食盡糜以迎，且連人都送了過來。我們呢，也並不因為她們智識淺陋而加之歧視，反之，我們得對她們更親熱，更誠意，所謂「頑石點頭」，只要你能幹，果然可以辦到的。

這種日子，過得真是有味，因為我們已負起了女人所不能負的責任。

我差不多已有一年不曾寫作了，只在編一點講義以教這班沿途隨來的陝籍女子，為想他們多明白一點國家大勢。

還有一點，不得不告訴你的，就是至此以後，幾不知金錢為何物矣。

這封信如果你們願意在什麼地方發表時，請將後面那節評及朋友之處的刪去，即以「遊擊生活」為題付梓可也。 丁玲手上。

上信為丁女士于十月七日自X地所發，係致其友人某君者。某君昔在滬濱，固與玲女士極相熟也。

七月的延安

丁玲

連綿的雨青了

延安的山川田園

萋萋黃瓜舖滿郊外

香甜

蕎麥小麥玉蜀黍長滿山巔

叢密密只露出

幾座殘堡一塔聳天

連綿的雨迷朦了

延安的山川

雲霧飛逝炊煙迅滅

狂熱的歡呼

盡情的享受

晚會未曾散

風一陣

雨一片

歌聲掩盖了急雨

「保衛我們的祖國

保衛全世界的和平」

院中寂靜悄無人

燭光搖搖不定

燈下的人無聲

沈入了書裏

沈入了馬列的教訓

我走進小屋

新裱的窗櫺天花板

美的圖案

這時……

我褪了長靴

解開武裝帶

壁上掛了戎裝

枕下安置短槍

頓時有一陣鬆快

千斤的負擔輕輕從我肩上滑解

七月的風溫柔的

敲窗的兩清涼細膩

被撩起的青春的心

在熱忱裏失眠了

有壓抑不住的快樂

聽呵這是什麼聲響

洛川的河流珊瑚

延水鏘鏘帶來了

民間歡唱

今年雨水好土地肥

汽車裝來耕具一大堆

士兵哥哥又把耕事催

你一耙 我一鋤

田裏長了苗呵

綠油油 清香四方飄送

免了捐稅 領了路條

今年的豐收 不會白神

聽呵這是什麼聲響

風動樹枝

小鳥在簷下嗷嗷告訴了

民間歡騰

投票呵 阿黃

你寫方塊字

我用拉丁化

一樣

張老伯不錯

李牛兒也可當選

自夥兒來吧

自己的事 我們自己管

這是什麼地方

這是樂園

我們才到這裏半年

說不上偉大建設 但

街衢清潔 植滿槐桑

沒有乞丐 也沒有賣笑的女郎

不見烟館 找不到賭場

百事樂業

耕者有田

八小時工作 有各種保險

那些蹣跚在街頭的

漂亮的工人裝 全來自

武漢 西安 滬上

四面八方來了

學生幾千 活潑 聰明

全是黃帝的優秀子孫

具着決心

「誓死不做亡國奴」